

用篆书致敬经典

□吴建军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云：“欲下笔，自读书始。不读书，则其源不长，其流不远，欲求波澜汪洋浩涉之势，不可得矣。”个中深意，不言而喻，学书者自当深悟之，书法在用笔，而用笔之道不在笔，在于心，心则须以诗文时时滋养之。心涸，则文不润，文不润，则笔不畅。

自十六岁结缘书法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向往之、对文人书法传统的寻觅与承接，使我在这条道路上矢志不渝、坚守初心。

我喜欢将刘勰《文心雕龙·封禅》作为篆书内容。之所以选《封禅》，源于内心致敬经典的情结。

一千年前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将文学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去审视他们三者的循环关系，启示后人谛听远古圣灵的回响，人类文明的发展才能更加丰满壮硕。一介鸿儒用生象文字创作的抑扬顿挫铿锵旋律，如绿龙丹凤，翱翔九天。

什么书体与之最为相得益彰呢？无疑是篆书。

犹记得，2000年，我在友人家中偶见吴让之的篆书《吴均帖》，遒婉流畅的线条、舒展萧散的结构，使我一见钟情，宛若灵光乍闪，当即便萌发了学篆的念头，我此后一心专注于篆书，遍临邓石如、吴让之、杨孙孙、徐三庚、赵之谦诸家，又寻源探流，对《秦诏版》《泰山刻石》《峯山碑》、汉《袁安袁敞碑》等名碑法帖心摹手追，渐渐深入堂奥，走上了正路。

近几年来，主攻铁线篆，以秦汉为宗、清人为基，博涉多优，有渐入佳境之感。

书体和内容确定好了，心里就开始酝酿作品的书写了。

《玉燕楼书法》云：“书之为言舒也，如也。言欲书者，必先舒畅其神气，而后书如吾意也。”蔡邕亦云：“作书时，须言不出口，气不盈息，神清意和，书无不适。”又程庭鹭为朱和羹《临池心解》作序云：“夫书为心化，得之于心者，应之于手；悟之于心者，达之于言。”

大抵都是说，作书前，应该放松心情，做到精神清爽愉快，然后才能达到心手双畅的境界，如此，通过笔墨流露出来的才是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情怀。

多年习书，早已养成在夜深人静时享受沉浸其中的欢愉。这次入展的作品就是在一份平和的心境之下，一

气呵成酣畅而就的。搁笔之际，脑海中对王羲之《书论》所云：“凡书贵乎沉静，令意在笔前，字居心后，未作之始，结思成矣”，及《笔势论》云：“夫欲学书之法，先乾研磨，凝神静虑，预想字形大小、偃仰、平直、振动，则筋脉相连，意在笔先，然后作字”这两段话有了更为深切的体悟，王羲之所传达出的只可意会的“静”和“意在笔先”所需要的宁静平和之境界，是书家成字在胸、下笔有神之前提。

衡量一件小篆书法作品时，首先要求章法的停匀，次则结字合度，三是行气贯通，四是款识和久钤印的妥当。因为篆书作品都是以单字独立成篇来构架全局的，那么结字就显得第一等重要了，有时通篇之中，往往会因为一字不妥而使整幅伤神。既要通篇协调，无有刺眼处，又要平中出奇，达“平中能以不平鸣”的境地。往往通过一字之中局部的巧妙处理，而使通幅生情，传达了作者在创作中挖掘篆字之美的用心。

在表现构篆的能力之外，运笔的掌控能力也与构篆一样重要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，其线条的粗细、行笔的提按、枯笔与湿笔的搭配等，都要做到不经意的和谐统一。如果结篆巧妙而用笔不畅，或笔法精妙而篆法呆板，辄每使观者得不到通篇爽劲和字字珠玉的快感了。

皆说书法的要害，在于求其骨力、求其神采。书如人，须形神兼备，便有精神气势，然又神重于形，所以《论书四则》言“学书之难，神采为上，形质次之，兼之者便到古人”。

书法博大精深，要真正掌握非常不容易，据说仓颉造字，因其泄天地之秘而“天雨粟，鬼神泣”。历代不少书法家有意无意为书法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，神仙梦授、梦中传授等，不一而足。遥想智永临千字文八百本，何绍基临《张迁碑》数百通方入化境，若天资不若，勤奋不如，要想达到古人曾经达到的高度，只怕是南柯一梦。

在古往今来的翰林墨海中，今人唯有一颗虔诚的敬仰之心，以甘于沉静的勤奋之恒力，含英咀华，遍参诸方。历来学习篆书者大多先宗一家，通过技法的领悟和书写的实践总结奥妙所在。

我在学篆书时逐渐悟到：在探究一家成法时，眼界要不断放开，小篆以外，对鼎彝铭字和秦汉刻石都要了然于胸际，金文的凝练中寓流动，会增强小篆书写中线条的浑穆之气。刻石文字的朴拙占茂，可调节小篆篆法的某些局限。不断为本体注入新的血液，才有可能蜕变成形，推动篆书书法的发展。



假日的湖畔 陈顺源

艾在端午

□陈健全

端午前后，河岸、路边，乃至院子里的墙角，一丛丛、一簇簇的青青艾草自是蓬蓬勃勃。它茎秆修直、叶片羽状，颇似秋菊的模样。熏风徐来，艾叶婆娑摇曳，连同周遭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浓浓的艾香。

吾乡有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”之说。到了端午这天，艾成了节日不可或缺的主角，又如精神世界里祛邪佑福的符号，如城家家绿艾悬门，艾叶如旗、菖蒲似剑，艾香随风飘逸。一大早，妈妈除挂一束浓翠的艾草于门楣之上外，总是还将另一束插在堂屋条几东头的一只青瓷瓶中，满堂生香，少不了说句“家有三年艾，郎中不用来”什么的。我也是好奇地摸摸毛茸茸的艾叶，挥之不去的是奇异的馨香，散发着略带中草药味的芳香。庭院本草中，虽说藿香、薄荷、佩兰、紫苏等清芬诱人，但相较之下，我还是更喜闻这种味道。节后，即便艾草蔫了，由绿转黄直到枯黄似干花，还经年朴素随意地插在那瓶中，连同几枝菖蒲，一年四季似乎悠然留着淡淡的幽香。以至如今，但凡遇见案头清供，浮想此幕，情不自禁地勾起心底的沉香。

如果说香是艾草的特质，那么药则是艾草的本心。又名“医草”的艾草在人间，就仿佛活菩萨年年岁岁呵护在我们身边。

端午节这天再忙，妈妈忙着洒扫庭院、煮粽子、烧“五红五黄”等之后，也总要从院子里割些艾草，汲清凉的井水洗净，置于一口铁锅中，加柴火猛煮，咕噜咕噜，逼出绿中泛褐色的汁水。午后，妈妈给我们洗脸、洗澡，不必用那红色的上海药水肥皂，而是将香味浓郁的艾草水从头倒，流布全身，加之毛巾的轻轻搓揉，浑身的汗毛似乎张开了嘴巴呼吸，那种舒爽是惬意真是无以言表。还别说，洗了这艾水澡也是神奇，一夏，身上似乎不曾生过痱子抑或是小红疙瘩什么的。

都说“香包挂胸襟，长大福随身”。洗过澡，妈妈给我们挂上小香袋，那是她用零头布缝制的，袋内多半装的是晾晒过的艾叶，另外加了白芷、苍术、檀香等中草药香料，香气馥郁扑鼻，我们跑到哪儿，哪儿就香气横溢。听大人讲，古人称五月为“恶月”，端午为“恶日”，如此这般，就能祛蛇、蝎、壁虎、蜈蚣、蟾蜍等五毒不侵。而过了端午节，香袋依然像吉祥物似的挂在我床头帐钩上，在流年的日子里，香袋由浓转淡，在暗香摇曳中陪伴着我。



长大了，知道艾草是个古老的植物。《诗经》曰：“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。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”（《王风·采葛》）“乐只君子，遐不作。乐只君子，保艾尔后”《小雅·南山有台》“乘马在厩，摧之秣之。君子万年，福禄艾之。”（《小雅·鸳鸯》）艾草，不过是乡野一种寻常的植物，轻盈的身姿上居然承载着万千情愫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祈盼，真可谓诗意的相思草、吉祥草。

走近艾草的世界，翻阅资料，有更多惊奇的发现——它还有个名字叫“冰台”。在《博物志》中有这么一段文字：“削冰令圆，举以向日，以艾承其影，则得火。”意思是说将冰块制作成球形透镜，聚焦光引燃艾草取太阳火，故艾草又名“冰台”。此外，《淮南子·天文》中亦有类似记载：“阳燧见日，则燃而为火。”“阳燧，金也，取金杯无缘者，热摩令热，日中时，以当日下，以艾承之，则燃得火也。”原来，艾草还是阳光的收集者、温暖的采摘者、先民的造福者。由此，神思“冰台”这星星之火，能不教人生出绵绵不绝的敬意？

常言道“杏为医家之花，艾乃医家之草”。医家习以艾灸百病，艾草又称作“灸草”。针灸过的都知道，扎针后，再施以“灸”——用艾叶制成的艾绒条点燃了以后，不时地熏烫穴位，功效倍增。这在于艾绒易燃却不起火焰，随着香气氤氲，有股子升腾的热量随经脉在体内奔突，直达病灶。说起来，因伏案年久日深，难免腰酸背痛，家里就常备有陈艾。它无疑成了庇佑我的恩物，每每令人感佩《本草从新》所言真实不虚：“艾叶苦辛，生温，熟热，纯阳之性……以之灸火，能透诸经而除百病。”

感念中，又到端午，巧在读过钱穆先生颇富哲思的《病与艾》一文，又读到作家刘家魁的一首诗《采艾蒿的人》：

据说艾蒿浓郁的苦味
能逼退所有入侵的妖魔鬼怪
我们必须采几根艾蒿
插在窗棂、门楣上……
天可怜见！能够保护我们的
竟然是艾蒿的苦味……

唉，别的不说，因疫情已两个多月没有返乡，也没相逢那青绿幽幽的艾草了。是呀，这次端午回去采几根艾草插在窗棂、门楣上，以及家里青瓷瓶中，是必须的！想到这里，一股温暖的艾（爱）意涌上心头。